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醫界鏡 第二回 衛生取法得傳新 妙令翻新征本草

卻說貝仲英用燭垢丸，僥倖醫好了趙竹生公子，闔家上下大小，無不歡天喜地，當夜仲英宿在書房。次早，趙封翁起身後，看過竹生公子，即走到書房來，仲英在牀未起，聽見封翁到來，連忙起身，封翁拜謝道：「小兒的病已好大半，先生真妙手回春，只可慢慢的報謝了。」仲英道：「些些微功，何必掛齒。」家人送上洗面水兩盆，淡鹽水湯兩碗。封翁洗過面，然後用手巾到鹽水湯內潤潮，對鼻內嗅進。仲英洗漱已畢，問道：「這是做甚？」封翁道：「這是祖上傳的法則，淡鹽湯能清腦門的風熱，可以治頭痛，可以除目疾，歷代相傳，頗有效驗。」隨又呼家人將蒸水泡的龍井細茶拿來，仲英道：「水還有真假嗎？」封翁道：「不是真水，乃將水放到蒸壺內，如燒酒的一般，取下的露名為蒸水，緣凡百水內，總有灰石的雜質及微生物在內，凡人三十歲以前，元氣健旺，到不必服蒸水，只服平常的水，藉他灰石等硬質以練強骨乾。自三十歲以後，人氣漸衰，不能化煉灰石硬質，以致平常服之，漸漸滲入肌膚，使皮膚日漸發皺。推蒸過的露水，灰石質及微生物已消化淨盡，服之大有益於衛生呢。」仲英雖略知這道理，究竟不甚精透，只得唯唯稱歎。少頃傭人送上蓮子羹一碗，與仲英吃，又送上白飯一碗，青菜一碟，與封翁吃。仲英道：「為甚吃這白飯青菜，莫非也有妙理嗎？」封翁道：「白飯不過甘談以養脾土而已，至葷腥之類，非清晨所宜食。那青菜另有一說，凡五穀多炭氣，菜蔬多養氣，試拿活魚一條，放在玻璃瓶內，滿滿貯水，將口塞住，魚頃刻死了，只要放一葉青菜在內，魚可鎮日不死。以魚得青菜之養氣而活，所以我每於食品之內，必有些青菜，取其養氣以化炭氣。」仲英道：「這等新理，老先生從那裡探討出來的？」封翁道：「我家自明朝以來，藏書不下二萬餘種，凡九流百家一切世間罕傳的秘本，以及海外奇談，如湯若望等遺下來的，我家都有。」即隨手到櫥內取了幾卷，講全體學、化學、衛生學諸新說，呈與仲英看看。仲英略為審閱，不僅未見其書，並且未聞其名，正向下看，忽見傭人進來請封翁進內去說話，封翁即辭了仲英到內裡去。

仲英自思：原來這許多櫥內，所藏的都是異書，方才封翁說的海外奇書，諒必有海外方在內，趁這時沒有人在，何不取出一閱，也可以抄錄幾張新奇的方子。即向櫥內取了數種閱看，誰知是陰符經、六韜及奇門遁甲等書，全然不懂。再取了數種，又是講天文地理七政五行的書，那裡看得見一張方子？只得仍舊把書放進櫥內，一人在書房內胡思亂想，忽見趙升進來清道：「請員老爺到後花園去遊園，家老爺已在後面專等。」於是仲英跟了趙升，走過大廳，又穿過花廳，封翁接著，一同向後宅走去。剛出後門，見兩邊都是細石砌成的闊路，走過去，迎面就是太湖石疊成的假山，嵌空玲瓏，高高低低襯著參差錯錯的樹木，蒼藤綠苔，斑駁纏繞。從假山神仙洞內左首轉了兩彎，循石級而上，平平一塊地面，迎面一扇匾額，寫著「觀奕亭」。

進得亭子，見中間擺一張石台，四張石凳，周圍護以碧欄杆，遠遠望去，但見虬鬆修竹，遮斷眼界，樹梢間微露碧瓦數鱗，朱樓一角。坐了片刻下來，順著高低曲折、有些古藤凝首、香草鈎衣的石逕走下來，來到中間一條闊路，只見五色燦爛，都是雨花台的小瑪瑙石砌成的甬道，從甬道一直進去，便是七間廳堂，畫棟飛雲，雕樑映日，門前掛一副大金字對聯道：「放眼園林，風月平章小自在；忘情魚鳥，春秋笑傲足勾留。」進得廳來，地下鋪著鴨綠絨毯，四圍珠璣靈蓋，燈彩無數，中間屏上，刻著文徵明的草書，一張大炕，卻是古景斑斕的鋪墊。

炕几上供一個寶鼎，濃香梨鑿，中間一帶窗隔，都是摘木板雕空細巧，一望通明。旁邊牆上，糊著五色西洋紙，掛著米家山水四幅、趙子昂行書四幅。所有桌凳幾椅，盡是紫檀雕花五彩錦繡鋪墊，說不盡錦天繡地，令人目眩神亂。上面懸一塊匾額，是「蓮韜館」三字，旁邊跋語數行云：蓮，潔物也，出污泥而不染，自莖而葉而花而蕊而心，層層包裹，有法已自芳，潛德韜光，君子之象焉。主人怕養林泉，含光隱耀，有愛蓮之癖，故取名若此。仲英看罷，向封翁道：「昔周子愛蓮以蓮比君子。」

想是取此意了。」下面是懸一短聯云：招與數君子，沉醉萬荷花。廳後面一帶靠池，都是玻璃長窗，向外一望，池內荷花雖凋，而枯荷敗葉尚覆水面。賞玩了一回，從廳旁角門出來，一帶紅柱，底下架起紅板，從角門外，直至池心，曲曲折折，隨彎行來，到得池心亭子邊，東西瞭望，見他是長方帶彎式，如玉帶河\_\_光景，約有八九畝地面。東西五六彎折，每折架一橋，沿池長廊曲樹，迴護其間，前後照顧，側媚妍妍。有小艇三四隻，泊在池邊。進得亭子，見四面五色玻璃窗隔，如雲霞眩目，上面小匾書「飲綠亭」三字，中懸一聯云：望知若仙，看碧水通潮綠楊扶鏡；塵飛不到，有名花醉月好鳥鳴春。遂在亭內少憩，吃些茶果瓜子。仲英握了一把瓜子，倚在欄杆上眺望，一面吃瓜子，將瓜子殼丟在池內，只見數尾金魚悠然而到水面嗉那瓜子殼，忽然想起釣魚，遂與封翁說了，封翁喚家人，把小艇李二隻來，取一了釣竿，上了香餌，與仲英一同扶下船去。家人將船用槳蕩開，東西蕩了一回，停在池心，仲英、封翁各拿釣竿一枝，垂下水去，頃刻間各釣起鮮魚一尾，有半尺多長，放下船內，跳躍不祝封翁即叫家人拿鮮魚到廚房，教膳夫烹好，將些酒來，到亭內小酌。

家人拿魚去不多時，托來一盤魚膾，一壺紹興酒，擺在楠木桌上，二人對酌了兩三杯，同出亭來。迤邐穿過角門而出，向西行到板橋邊，走過橋去，見沿河一帶，栽的都是核桃樹，中間雜有梨樹、棗樹等類，但見綠蔭沉沉，一球一球的核桃，正長得一寸多模樣，顏色淡碧，披離下垂。封翁教傭人摘下數球，來供品嘗。傭人即向樹上摘下數球，送到面前，仲英食之，其味微甘帶酸。傭人又彩下幾只花紅、蘋果、白梨之類拿來，封翁一面吃一面說道：「凡植物中與衛生最益的，莫如核桃為上品，至於蘋果、白梨等物亦佳。核桃味甘酸，最助胃汁，至胃之上層，即化精汁以潤血液。不比面肉之類，食下之後，或一二點鐘，或三四點鐘方能消化呢。」仲英聽得有如許好處，遂將核桃吃了許多。同封翁轉到迴廊西首，一路轉彎抹角，直走到迴廊盡頭，開出兩扇角門出去，只見一片綠茸茸許長的芳草，好一個圍常箭棚槍架，森森排列。十八般武器，晃晃插滿。另有小樓三間，名閱武樓；亭子一座，名講武亭。亭前對聯一副，寫著：陳元龍豪氣橫飛，樂此春夏續書，秋冬射獵；謝安石雅人深致，敢雲將軍好武，稚子能文。仲英正現玩間，亭後轉出二人，與封翁施禮畢，遂與仲英相見。封翁指上首的道：「這是高錦標教師。」指下首的道：「這是李世祥教師，此一片圍場，即小兒學習武藝之所，緣老夫晚得此子，愛憤之心，過於溺了。這兒天姿雖好，而性格高剛，讀書之暇，喜歡那些槍棒，頑耍慣了，只得依他。請了這二位教師，教習了年餘，今年八月初十後，他看月明星稀，道自六月歇夏以來，久不習練，日久恐生疏，趁此月白風清，可以耍幾夜，亘耐夜深，沉沉秋露，侵入肌膚，老夫又宿在東樓，不曾省得。一連幾夜，受了寒氣，所以成此大玻幸賴先生神技，奏此起死回生之功，否則不堪設想了。」仲英正欲回言，忽見家人來稟道：「老爺吩咐所請那幾個客人，皆答應晚上過來。」封翁道：「曉得了。」即將金錶一看，已交申牌，遂向仲英道：「我們到白石浴池內洗澡去罷。」仲英道：「甚好。老先生時常洗澡麼？」封翁道：「凡物之機器不污穢，則可以常用經久。人身亦一自然的機器，人身內也常有油質汗質，與外來的灰塵，如不時常用水洗去，容易發臭氣，而且各種廢料，必要從細回血管內收入，運人身內，並能令汗竅為那般穢汗閉塞，不能放其廢料，人必容易生玻所以老夫必日日洗澡呢。」於是大家洗澡既罷，各回內堂歇息。

且說封翁日間已邀請了七八個紳士，皆係知己親友，晚間到蓮韜館續飲，早已一切完備。到了黃昏時候，有八個客人來到，這八個人，一個是趙鹿泉，乃封翁自族，一個是錢湘蘭，是封翁表弟。餘六人中孫鳴鶴、李香濤、周鴻吉、吳春江，都是文雅俊秀之士。另外二人一是錢塘門內鄭藩台之子士杰，素好遊蕩，若問肚內詩書，一點也無；一是莫道台之子家藩，與士杰差不多。二人皆與封翁關親，所以一同請來。當時八人進來，皆與封翁賀了喜，封翁一一招呼過，請到後園蓮韜館坐下。

再到書房內來，請仲英人席。仲英到得蓮韜館，與八人一一施禮已畢，當即請仲英首座。仲英推辭不過。說聲有僮，只得坐了。以下鳴鶴、香濤、鴻吉、春江、士杰、家藩、鹿泉、湘蘭，挨次坐下，封翁坐了主席。席面是一張楠木圓台，擺上了十六個碟子，先將酒挨次篩下，一面講談，一面飲酒。頃刻間大碗小碗，山珍海錯，水陸畢陳，賓主輪流把盞，歡呼暢飲。此時園內仰觀淡月朦朧，疏星布列，俯視流煙澹沱，空水澄鮮，更兼堂內明燈璀璨，花氣芬芳，諸人把酒玩景，好不暢快。孫鳴鶴道：「這樣飲酒

無趣，未免辜負良宵，我們何不行個酒令，也好多飲幾杯。」眾人道：「甚好。」鳴鶴道：「飛花流觴，已成熟套，我們即景生情，將花字改作藥字，用古人詩句，藥字輪到那個面前，即飲一杯，即請仲英先生起令。」仲英辭謝不過，想了一想，飲過令杯，念道：「種藥高僧寄玉芝。」輪到鳴鶴，即飲了一杯，念道：「施藥山人隱姓名。」輪到香濤，亦飲一杯，說道：「大藥方從出世師。」挨到鴻吉，也飲過接念道：「山重曉出藥苗肥。」輪到鹿泉，飲了一杯也念道：「槿籬護藥才通逕。」又輪到鳴鶴，飲過接念道：「嫦娥應悔偷靈藥。」

又遞到鹿泉，鹿泉道：「你不順溜挨次飛下，偏偏越次要輪派到我，我也要還敬了。」飲過接念道：「一杯山藥進瓊漿，快請進瓊漿罷。」鳴鶴飲過道：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我燒了你，順流飛下罷。」即念道：「芍藥櫻桃俱掃地。」輪著香濤，飲一杯念道：「舊聞草木皆仙藥。」輪到湘蘭，飲過隨口說道：「大藥誰傳軒後鼎。」挨著封翁，飲過念道：「條火圍爐採藥翁。」眾人贊道：「此句恰合封翁口氣，當各賀一杯。」大家飲了，輪到士杰，士杰思量，他們到也念得好聽，我自小千字文千家詩讀是讀過的，也記不清了，想了一回道：「有了，水晶肚皮嘗毒藥。」

大家聽了不覺大笑。鳴鶴正將象牙筷夾了一條海參，剛剛到口，一笑將一條海參落下地去，被台底下三隻黃狗搶吃，便在底下亂咬起來，幾乎將桌子掀翻，家人忙拿了棍子趕開了，方重複坐下。鳴鶴向士杰道：「你說那一句，是那裡來的？」上杰道：「你不聞古時有個神農皇帝遍嘗百草，一日而遇七十二毒，他是個水晶肚皮，那一樣藥嘗下去，即看見走那一逕，他便做成一部本草經，後世還尊他做個藥王菩薩，此不是個出典麼？」

鳴鶴道：「此是俗說，不見書本，要罰酒的。」士杰道：「要出在書本上，又何難哉。」即念道：「牛溲馬勃當藥吃。」眾人聽了，愈覺哄堂大笑，鳴鶴肚子笑痛，鹿泉眼淚都笑出來，士杰嚷道：「此不是出在古文上麼？」封翁恐士杰面子上下不去，忙說道：「鄭世兄腹內書本不少，不過少念些詩罷了。老夫代飲一杯，再行下去罷。」封翁飲了一杯，又念道：「方書無藥堪醫老。」輪到香濤，飲一杯續念道：「病知藥物難為驗。」輪到春江，飲過接口念道：「五嶽名山採藥身。」又轉到仲英，飲過念道：「誰能忍饑啖仙藥。」又派到鹿泉，飲一杯念道：「明年採藥天台去。」又挨到鳴鶴，飲過念道：「多病所須惟藥物。」

挨到家藩飲一杯，家藩與士杰不相上下，先想一想道：「方才士杰因不典，被他們恥笑，今我念四書上的總好。」即念道：「若藥不瞑眩厥疾。」眾人聽得又不覺大笑起來，封翁道：「此令也行得太熟了，再換一個罷。取古人詩句，或一句，或兩句，底下緊接藥名，要上下合拍，不必一令一杯。大家行過，各飲一杯，再行，從座位挨下，此令好麼？」眾人道：「好極。」即請主人翁起首，封翁即飲一杯念道：「老年花似霧中看，蜜蒙。」

輪到仲英，接念道：「雲水光中洗眼來，決明。」眾人贊道：「與封翁一開一合，關鎖得好，合席各賀一杯。」鳴鶴接念道：「寒梅似與春相避，忍冬。」香濤接念道：「藍田日暖玉生煙，熟地。」鴻吉接念道：「清明無客不思家，當歸。」春江接念道：「銅雀春深鎖二喬，連翹。」士杰接口說道：「你們一句說一樣藥，不算好，我要一句中說兩樣藥名。」即念道：「天地元黃宇宙洪荒，天冬，地黃。」眾人聽得又笑個不了，鳴鶴道：「此句正合著鄉間老學究，教幾個童蒙，天地元黃鬧一年，名為瞎鬧了。」說得眾人愈忍不住笑，接下去又是家藩，家藩見士杰被笑，諒來自己也說不出好個，只好對眾人說道：「此令我是外行，情願罰一杯罷。」即滿滿飲了一杯。適值上了兩樣場，四樣點心，大家又吃了些，封翁叫人又燙了兩壺熱酒來，挨到鹿泉接令，鹿泉念道：「英雄見事若通神，預知子。」湘蘭接念道：「諸葛大名垂宇宙，伏龍肝。」封翁接念道：「江上形容吾獨老，白頭翁。」到此令行一周，各飲二杯。又轉到仲英念道：「豈無大藥駐朱顏，丹妙。」鳴鶴接念道：「親與先生看藥燭，守宮。」香濤接念道：「無食無兒一婦人，獨活。」鳴鶴道：「此句杜撰了。」香濤道：「明明杜詩上句是堂前撲棗任西鄰，豈有杜撰的理。」鴻吉接念道：「安得壯士換天合，大力子。」鄭王二人假意解手，已到園內去了。鹿泉接念道：「凍合玉樓寒起粟，白前。」封翁道：「時已三更，我與仲英先生兩人收令罷。」即念道：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，將離即芍藥。」仲英道：「安心是藥更無方，沒藥了。」於是大家吃飯，洗漱而散。正是：漏聲半夜銀壺響，詩句明朝秀口傳。且看下回分解。